

1988—1990

散文选

YIJIUBABA-YIJIUTJULINGSANWENXUAN



YIJIUBABA-YIJIUTJULINGSANWENXUAN

I267
285
2

1988—1990

散文选

季涤尘 丛培香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责任编辑：丛培香
封面设计：徐中益

1988—1990散文选

Yijubaba-Yijujuiling Sanwen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1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7}{8}$ 插页 2

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120

ISBN 7-02-001349-X/I·1235 定价 9.70 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成就，满足广大读者和散文研究者的需要，八十年代以来，本社已先后出版了《1980—1984年散文选》和《1985—1987散文选》。这一本仍为三年选，时限是从1988年1月至1990年12月；所选作品，以叙事、抒情散文为主，也包括少量随笔。

三年来，各种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发表的散文作品不计其数。我们凭着自己的审美感觉，从中撷华采英，择取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映射时代、贴近生活、袒露胸怀、富于个性的优秀作品，共得124篇。入选作品依最初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本书所选作品，就年份来说，1990年的篇章较多，前二年的则少一些。我们认为，各年选文的不平衡，大体上反映了散文创作的实际状况：1990年的作品在数量、质量上都胜于前二年。这是一个好兆头。鉴于好作品日渐增多和作者队伍不断扩大，我们有理由对散文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曾得到全国各地许多作家和一些报刊编辑部的热情指导和帮助，特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有限，资料也不全，在这本选集中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恳切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隐 秘	秘 伟 (1)
父父子子	薛尔康 (6)
母亲的河	尧山壁 (10)
妻与子	姜德明 (16)
闻道蒙山风味嘉	许 评 (22)
吴世昌小记	林 非 (25)
祭马思聪文	徐 迟 (34)
婉德老师	斯 好 (37)
古堡与红罍粟	张抗抗 (45)
资水河, 我的船帮	廖静仁 (50)
埋下去和掘起来的.....	石 英 (56)
滟源堆祭	王维洲 (61)
驼铃吟唱	蒯 子 (64)
山 崩	刘成章 (67)
绵绵土	牛 汉 (70)
山行笔记	周同宾 (73)
恣意的山旅	李佩芝 (78)
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汪曾祺 (83)
醉也难不醉也难	张 洁 (86)
春 天	谢大光 (89)

隔海悼念梁实秋先生	赵清阁 (92)
几件小事	叶至诚 (97)
睡莲花	银 云 (99)
夜 钟	赵丽宏 (105)
走出地平线	贾宝泉 (108)
阳台上那盆香水月季	章左声 (111)
读书苦乐	杨 绛 (113)
那一脉蓝色山梁	梅 洁 (116)
一棵常绿的树	李 纳 (122)
寻梦记	黄秋耘 (133)
岳丁的故事	王安忆 (138)
散文三题	孙 犁 (141)
送鲍昌归去	陆文夫 (148)
光照所在小地方	程乃珊 (152)
美丽地生活着	王英琦 (156)
为英雄者	周良沛 (164)
空 灵	刘贵贤 (172)
欲望漫思录	陈 益 (175)
死过一回之后	杨 牧 (180)
探 旧	苏 晨 (184)
废 墟	余秋雨 (188)
野旷天低树	杨闻宇 (193)
友情和墨香	臧克家 (196)
家 事	徐开垒 (203)
怀念从文	巴 金 (209)

夕阳红到无边	刘白羽 (226)
梦的巴黎	曾 卓 (230)
我的“女儿”三毛	张乐平 (235)
走山访水与读山吟水	余树森 (242)
运河，女儿河	陈 肃 (245)
马尼拉湾的落日	袁 鹰 (249)
偶 像	张 玲 (254)
故乡与方言	张若愚 (259)
总想为你唱支歌	吕锦华 (263)
幌儿红	谢友鄞 (268)
巴音月色	赵海洲 (272)
梦中说梦	柯 灵 (274)
弯弯的桃树	乔忠延 (278)
梵蒂冈与古罗马遗址	叶延滨 (283)
长白瀑布	白崇义 (289)
电 表	高洪波 (292)
祭 父	贾平凹 (296)
画饼娘闲话	苏 叶 (306)
我住过的房子	陆星儿 (310)
站在柯灵先生门外	查志华 (315)
巫 城	叶 梦 (317)
大理石街	张永权 (323)
近访巴金	单 复 (327)
心态三弹	金 马 (336)
刺猬宴	楼肇明 (343)

空 屋	冯骥才 (349)
小桥流水人家	舒 婷 (354)
怀关露	许幸之 (358)
新春的祝愿	荒 煤 (367)
永恒的主题	江 波 (373)
“上帝”吟	谢 璞 (377)
茶 性	艾 煊 (382)
顽石之歌	管 桦 (385)
大江东去	顾 骧 (391)
季节海边一株年轻的黄栌	滕 云 (394)
林中速写	张守仁 (397)
冬 泳	雷 达 (399)
茶之梦	忆明珠 (405)
界 碑	王晓廉 (407)
侏儒记	杜文和 (410)
小小的篝火	潘旭澜 (412)
金茶花	杨羽仪 (416)
八十自省	萧 乾 (419)
佳茗似佳人	何 为 (427)
星洲如梦	陈慧瑛 (431)
窟 穴	和 谷 (439)
音乐和我	白 桦 (442)
寻找那块界石	陈元麟 (446)
论老年	施蛰存 (450)
“四周山响虎门风”	秦 牧 (458)
稀饭和地瓜	郭 风 (461)

海 恋	陈章汉 (467)
锦绣山河赋	紫 风 (472)
捉不住的鼯鼠	周 涛 (476)
话黄胄	梁 斌 (481)
故乡的风采	冰 心 (484)
青天一缕霞	王充闾 (488)
我的上海同乡	王 殊 (493)
山外正是盛夏	蒋星煜 (496)
谁解造物心	黑 瑛 (500)
哭与笑	田 野 (506)
嘿，卡拉扬	石方禹 (508)
旅 杖	端木蕻良 (516)
美丽的时刻	朱谷忠 (519)
在黄河畔.....	卞 卞 (523)
报 秋	宗 璞 (526)
啊，中国.....	门瑞瑜 (529)
种田的祖父	刘诗伟 (531)
初为人妻	梅绍静 (533)
日 出	魏 巍 (536)
我们等待月残	丛维熙 (540)
贴近云天的一片浓绿	彭荆风 (546)
悠悠心会	韩小蕙 (556)
婚后之恋	彭 拜 (562)
清明明月 高山流水	吴组缃 (575)
忘归巢记	孙道临 (579)
东山记游	胡 健 (583)

草戒指铁 凝 (586)

等马瑞芳 (591)

隐 秘

嵇 伟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祖父说这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词，谁配的曲就不知道了。祖父在他离人生的彼岸越来越远的最后岁月中，最喜欢哼这首歌了。那沙哑的嗓子，有一份苍老的忧伤，一份旅人的寂寥。父亲告诉我，这首《旅愁》也是大姑从前在无锡师范附小念书时最爱唱的。

祖父后来一定以为大姑已经不在人世了。当然那是很后来的事了。祖父的这种想法只有我知道。祖父永远没有想到大姑的存在对于我们其实比死去更残酷，虽然因了祖父我也很爱不相识的大姑。她去的地方那么远，隔着一道海峡，一个世界几十

年杳无音讯。她现在也许还活着？也许不久后的哪一天她就会回来探亲，来看她的老父亲。然而祖父却早已离我们而去了。

祖父最爱大姑，但他自己从未这么说过，是父亲和妈妈背着 he 告诉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却只有大姑这一个女儿，而大姑与早逝的祖母极像。从我记事起，就看见在大学教书的父亲隔一段日子拿回一封信，恭恭敬敬地念给坐在藤椅里的祖父听，信都是大姑写来的，说她在北京生活得很好，说姑父和女儿都好，说她在文化部下属单位工作。祖父曾经是晚清的举人，不过现在双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翳，看人看物皆艰难。他无法看见女儿的字，但只要听着父亲这么读，就频频点起雪白的头，一脸的欣慰。

祖父的眼睛不好，又离开了无锡老家那宽敞的古宅，不敢在上海热闹的街上乱走，便不出门，整日与我作伴，教我些诗经、离骚、唐诗、宋词，还同我谈大姑，说大姑是当年无锡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皆精通，还会唱很好的锡剧。祖父说着说着就会摸索着去开那架熊猫牌无线电，找锡剧听，可惜难得找到。父亲后来弄回一架很旧的唱机，买了几张《珍珠塔》、《双推磨》唱片。祖父每次听，都要与大姑往日所唱对比。在祖父尚聪的耳中，大姑比那些锡剧演员唱得更有韵味更有情致。

祖父常问父亲，大姑为什么总不回来。父亲忙写信去问，但每封回信大姑总说忙，要工作，要学习，还要照顾姑父和女儿。有几回大姑几乎真的要来了，信上都说了几日几日到，但临了总有那么一件棘手的事阻碍她不得成行，让祖父和我都空欢喜一场。有一次大姑甚至路过上海叫父亲去接，本说来家呆一两天的，谁知接站的父亲独自回来了，手里提两篓无锡玉兰饼，说是大姑任务紧来不了，直接从火车站转车走了。父亲把盛玉兰饼的小竹篓

递到失望的祖父手上：“姐说这是您最爱吃的。”祖父用褐斑累累的手一遍遍抚摸小竹篓，舒展开满脸皱纹，不住地对我说：“是你大姑，真的是她，别人不会那么细心的……”

那时我小，才五六岁，却已经和祖父一样思念起我从未见过面的大姑。儿童节妈妈带我到人民公园去玩，热热闹闹的公园里有许多老人搀着孙子孙女散步，我就想起了祖父。我说，妈妈你催爸爸叫大姑回来呀，祖父想见她，我也想见。妈妈随口回答我：“下次别在外边提大姑，你大姑1949年就跟你姑父去台湾了！”那时我还没上小学，也没进过幼儿园，不知道台湾意味着什么，我问妈妈：“台湾好玩么？大姑老也不愿回来。”妈妈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厉害兮兮地说：“我是骗你的，大姑在北京。你要跟别人说什么台湾，我一定揪掉你的耳朵，还要剪掉你的小辫子，让你变成光头小男孩！”我估计妈妈揪耳朵倒是不敢揪掉的，但剪辫子的事她会做得出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漂亮的女孩，可不愿意当难看的光头小子。我没有说，对谁也没有，甚至祖父。

祖父的眼睛越来越不好，1961年我念小学一年级时他几乎完全失明了。那时，十几年没回过家的大姑往家寄信总附带照片。照片每次仍由父亲给祖父详尽地解说，说大姑穿的什么衣服梳的什么头，说大姑的女儿又长高了，说姑父还是十三年前的老样子。每逢这样的晚上，祖父总用无光的眼睛紧紧盯着父亲的方向，咧开缺了许多牙的嘴幸福地微笑。然后拿过照片摸了又摸，最后由父亲帮着贴到他那本宝贝相册里。这相册真的是很珍贵的，因为每次父亲都把凑上来看稀奇的我轰走，怕我弄坏了什么。

就是那一年，父亲到北京去开什么学术会，祖父让把大姑从前留在家里的鹅黄丝绒旗袍捎去，捎给大姑的女儿穿。祖父说那女孩是1947年大姑在无锡家里生的，该有十四五岁了。当年记

得大姑穿这件旗袍很美丽，那女孩不是像娘么？那也一定美丽。妈妈在一边插话说现在早不时兴穿旗袍了，挨父亲狠狠瞪了一眼，连忙拉我到里屋去。父亲走后，妈妈上班，我也上学，祖父在家很寂寞，只能听无线电听唱片。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祖父正捧着那本宝贝相册在一页页一张张地用青筋毕露的手抚摸。父亲从不让我接近这相册，现在父亲不在，我对祖父说：“我帮你讲照片好吗？”祖父怜爱地摸摸我的头，把我抱上他的膝头，让我一张张给他讲。相册的前几页是祖父一家子的照片，有大姑、父亲和叔叔，最多的是祖母。接下来好几页是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往后是我们全家，有我和妈妈，还有叔叔一家。再后……再后是什么呀？是《白毛女》剧照。祖父生气地打断我的话：“淘气孩子，什么白毛女，是你大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照的，穿格子衬衫，还烫的发。”我说：“什么呀！《白毛女》这电影我看过，而且我识得照片上这些字，您知道的。”祖父不吭声了，任我往下说。以后的照片，有些显然是电影剧照，有些是店里卖的风景照片，有太湖鼋头渚，有惠山二泉。照片底下印着的字和价格，祖父让我全念出来。直到翻完相册，我都没看见大姑这些年寄回来的照片，正转过头想问问祖父，却吃惊地发现两行浑浊的老泪已经从祖父皱纹纵横的脸上滴到藏青棉袍的前襟。

祖父日益老了，越来越久地坐在藤椅里，用已经不成调的调子哼唱着李叔同的《旅愁》。祖父不再问起大姑，似乎对这个迟迟不归的女儿已经失望了。连父亲给他念大姑的来信说大姑的照片，他也漠然地无动于衷，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不知为什么，我和祖父都没向父亲谈起看相册的事。祖父不久就去世了。

祖父没有等到大姑有可能回来探亲的今天。那时候，父亲也不曾想过会有今天。

我渐渐长大了，渐渐懂事了，及至看过鲁迅先生的《父亲的病》，才蓦然明白我曾做过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在不经意不明理中，扰乱了祖父宁静平和的暮年，让他带着痛苦离开人世。而对父亲的赤子孝心，直到他如今也老了，满头华发时，我才渐渐理解那深沉。于是，那唯一一次陪祖父看相册的情景，我时时庆幸从不曾与父亲说起。

（选自1988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父父子子

薛尔康

当我、父亲、我的儿子同桌进餐，而妻子总是在炉子和餐桌间穿梭，没有比这会儿更能感受到人类的传承关系。我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暗示着宇宙的奥秘。生命存在的价值以及更替的意义，自然也在此刻呈现出来。

祖孙三代同桌进餐的时候，我儿子显得特别兴奋，目光左右闪动，这个刚满六岁的小东西感到滑稽：怎么三人的面孔那么相像，说话吃饭的腔调也极相似，就连嘴角上转瞬即逝的笑靥都如同一辙，于是他傻笑起来。而我，既与无知的儿子无法对话，又与饱经沧桑的父亲难以沟通，我沉默不语，处境尴尬。

父亲在席间不断说话，嗓音洪亮。他已过古稀之年，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但不可避免地眼皮松弛，满脸皱褶，背佝偻着，人萎缩了一壳，显出垂老者通常的丑陋。在餐桌上，我始终不敢认真打量他，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若干年后，我也必定成为一个丑陋的老头，坐到父亲现在坐的位子上，除了享受天伦之乐而外，就只有表现一下不服老的乐趣。我感到对时光流逝的畏惧，感到生命的紧迫。此刻的一切多么强烈地提醒我该如何去获得生命的价值啊！

可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念头闪过脑际，当老之将至，坐在一

旁的儿子即便与我搭话，也仅仅出于敷衍，像我今天所伪装的。这家伙可能还没有我这份涵养，不懂得什么纲常伦理，会把我撇在一边受窘。没有比明白这一点更为痛苦的了。

每当祖孙三代呆在一起的时候，我老是产生被冷落的感觉。我竟是多余的。祖父一出现，孙儿便以哆得发颤的拉长的声音呼唤“爷爷——”，惹得老人热泪盈眶。他从不曾用这种声调叫过“爸爸”。孙子对爷爷的亲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刚刚学舌叫人时，就这般叫“爷爷”了，恍若天然明瞭他与他的血脉联系。孩子与爷爷其实不多见面，有时一二月才见一次，孩子非但不疏远，一旦见面，那一声“爷爷”喊得格外亲昵，憋足了思念之情。有时父亲光临，孩子在幼儿园午睡，他就伫立在幼儿园寝室的窗前，呆呆地瞷望入睡的孙子，使我大为感动。搜尽孩提时代的记忆，他从来不曾这样挚爱过我，倒是有多次粗暴遭打的痛感至今难以磨灭。

遗传因子决定我儿子是一个刚强的狂妄的家伙。从他身上我重见到被生活磨平了了的锋芒，他在逼真地重演我的过去。每回用餐，他爱抢占我的座位，仿佛可以满足某种欲望。从儿子身上，我惭愧地发觉自己“种”的退化。他比我刚强。阴错阳差，祖先的血性没在我的躯体内体现，而在他身上复归。他的男性意识特别强烈，睡摇篮时，除母亲之外，拒绝任何别的女性怀抱。我孩提时怕打针，怕见血，而他微笑着迎接护士的针筒，没事儿一样，让注射室中那些大哭小喊的孩子们发呆。有一次，他额头被铁器撞得皮开肉绽，我都不敢瞥见血肉模糊的伤口，张皇失措。他原先没哭，但终于哭了，是从父母的惊慌中得知事情的严重而被吓哭的。我从此怀疑他的痛觉器官是否出了毛病，无端拧他一把，他倒呼哭叫疼。血统的传承，注定父子之间必然有性格的